

《這個荒謬的快樂年代》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這個荒謬的快樂年代》

13位ISBN编号：9789882161740

10位ISBN编号：988216174X

出版时间：2010-02-01

出版社：皇冠出版社

作者：陶傑

页数：336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以及在线试读，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111.com

《這個荒謬的快樂年代》

內容概要

在一個荒謬的時世，怎樣保持清醒？揭破「中環價值觀」的騙局，暴露「精英治港」的愚昧，在沉淪中自保，為反智祈福。香港往何處去？時局危急，你我都必須選擇。愚昧的人往往是快樂的，特別是當他們掌控了權力之後。尖銳的筆觸，明快的論述，有人覺得冒犯，有人大呼過癮。陶傑一如既往，撕下社會的面具，踢爆權力的謊言。陶傑到底是人還是鬼並不重要。重要的是，你在人和鬼之間，有清醒的判斷和明智的抉擇。

第一章 推石頭的公務員--這種病態動物，一旦手上有點權，就要管這管那，連小孩停課，到哪裏去玩，也像一個八婆，出現在你家門口指指點點。

第二章 中國式的愚昧社會--一個在短短二十年之間快速泡沫起來的東亞小農社會，畢竟不是法國和意大利，沒有美學的基礎，淪為一座娘爆之城。

第三章 給教育送喪--從小滿嘴巴成語，中文必定A，長大了，卻一定是大悶蛋，最適宜競選議員，做「高官」。

第四章 三千大世界--在地球村的一角，有如此一個以「宗教、文化、國情」為遮醜布的野蠻所在。

第五章 雞棚大中華--從人類學的角度，不貪污的，說句老實話，絕對不會是一個真正的中國人政府。

《這個荒謬的快樂年代》

精彩短評

1、文字犀利精準被玩于鼓掌那是沒話說，但我不禁要問，陶sir眼中有否美好之事呢？也許有，但為了輸出快意，前後觀點不一致也不要緊，斷章取義也在所不惜。除了英國、除了歐洲，其他地方，尤其家鄉，全是蠢蛋，而中國，在他眼中又只是一堵他實在無能為力之高牆；如果真是這樣看，且是作為媒體人，不得不考慮會產生很多誤導和煙霧彈的危險可能。也許真是我作為大陸人文化結構與其不同罷，在我看來，陶sir至多也只是個不能長留青史的小人物。

2、呵呵，产生变化也不过是因为你已受了那儿的舆论洗脑而已。

3、很欣賞陶傑先生的文筆，不但幽默，而且用字又追得上潮流，一篇短短兩三百字的散文，就能同時諷刺多種社會現象和香港人的想法。太絕了！！

4、T_T!!!

5、香港著名文化人董橋曾這樣評論當今香港兩大才子之一的陶傑：“此人下筆可呼風喚雨！”看了這本陶傑的最新力作，董老先生果然眼光老辣，此武林高手果然名不虛傳！力透紙背的諷刺和犀利尖銳的抨擊，張弛有度的文風和獨特的視角，對教育、時局、世情做出了自己最最深切的審判，在這審判的字里行間看出作者對世情的深沉的愛戀！如作者所說“做一個文化的中國人，在這個紛擾的世界，命定是最寂寞的人！”

6、看才子嬉笑怒罵，冷汗頻冒==

7、哦？我一直很喜歡他的節目

8、三星半。

相比陶傑在CUP雜誌里的文章，這本集子里的文章算是比較水的。

一個話題寫成一個系列，難免重複，說說特首，罵罵中環精英，千字小文又完成了。

當然，陶傑的書沒少讀，在英國的日子沒少呆，相對於其他的看問題，也可以稍微比常識樊籬稍高一些。

如果徹底的嬉笑怒罵，我更欣賞邁克那位可愛的賤人。

9、實際上如文學大師魯迅和柏楊，早就斷言：面子至上、心胸狹窄、利益爭奪、廷院爭寵，內斗基因不幸很難改變。

10、洗腦的話，就完全贊同他了。你也很片面

11、今年的英國大選塵埃甫落未定，香港作家陶傑便在大陸的《南風窗》雜誌發表專欄，把英國新上台的保守黨首相卡梅倫、自民黨副首相克雷格以及謝幕的工黨前首相布朗比喻為1949年前後的毛澤東、張瀾和蔣介石。在陶傑的文章里，毛澤東與卡梅倫二人都是以新代舊、聲名日隆，張瀾和克雷格均是審時度勢、伺機站隊，至於布朗與蔣介石，都曾有過位極人臣的輝煌却終不免將大好的黨國江山拱手送人，所謂“冠蓋滿京華，斯人獨憔悴”，這二位恐怕也只能晚年在安樂椅上回味一下“振興工黨”或者“反攻大陸”的春秋大夢了。

這軟中帶刺的幽默却在文章的臨末異峰突起，陶傑寫道：“布朗‘揮一揮衣袖，不帶走一片雲彩’，到底是紳士，他不是流氓，權力交替之間並無血腥暴力。難怪英國到今天，國力再萎縮，其政治道德仍垂范於世。”言下之意是說，有些搞政治的人偏偏就不是紳士、有些甚至是流氓、有些政權的交替充滿血腥和暴力。話中既損了蔣介石，又順帶攻擊了偉大的黨一把。雖然言辭間的巧妙偽裝可謂羚羊掛角，但陶傑下筆蘊藏的力道，在某些人眼里，仍堪稱“其心可誅”。

或許，這足以解釋為何寫書無算的陶傑至今在大陸只出版過作品集結薄薄一冊。眾所周知，陶傑可謂連打個噴嚏也滿地掉字的“藻鑑之人”（man of letters），寫作往往信筆由僵、笑罵成文，若身在大陸，日久必定“闖禍”。實際上，被人調侃為“一日不抽水（打嘴仗），一日不吃飯”的陶傑多年來一直“闖貨”不斷，遠的不說，2009年陶傑在一篇英語文章中戲稱菲律賓為“仆人的國家”，便激起菲律賓人不滿，陶傑的名字亦被菲律賓政府列入拒絕入境的黑名單。設若此文發表在大陸官方的China Daily，當真是要鬧出國際玩笑了。

但要说陶傑文章的“禍”，其實最多還是“闖”在了香港。香港，這個只求三分鐘熱度、不求深

《這個荒謬的快樂年代》

度的城市，对于陶杰这位生于斯长于斯的人来说，实在倾注了太多感情，有太多“抽水”的空间。他的文章结集《这个荒谬的快乐年代》，便是这份感情的凝结，其话语间的讽刺，当作恨铁不成钢之解。

“特首这份工难打”，陶杰劈头就是一句。何故“难打”？只因要双向负责：既对北京的中央负责，又对香港中环的小圈子负责，夹在二者中间，难以做人。97大限之时所谓的港人治港在陶杰眼中早就变成了“中环精英治港”。然而，这些中环精英们，得了殖民政府遗留下来的好处，多少年来习惯了养尊处优，“宴会饭局，不是镛记贵宾餐厅碰头，就是马会厢房遇上，越是身娇肉贵，脸皮越是嫩薄”，眼里生怕盯丢了似的，“不是中南海大员的秘书，就是省委书记的侄女”，总希望“背靠祖国”蹭点好处，自身的胆量和气格还未上战场就先泻掉大半。于是，想学西式民主却又只得其形而不得其神，空给人留下一个“很孬”的印象。

“孬”的公务员队伍，必然有一套“孬”的政治文化与之配套。回归十三年来，“普选”呼声不绝于耳，英式宪政被人们奉为无可超越的最佳体制。但是，历年来投票人数最多的时候也只得一百七十多万，不及已登记选民的一半，对于香港这个受英国政治文明影响百年、公民意识强烈的地区来说，这样的政治冷漠“其可怪也软”！

说怪其实也不怪。港英政府百年殖民统治，一朝“回归”，心态和自我定位难以调试得当，即使过了十多年，最高行政长官说话仍带有殖民地时期港督的味道：“我和香港市民亦深深感受到中央对香港的信任”，言语间战战兢兢、恨不得“感谢国家”，却又似卸任港督正在受英国女王册封。但毕竟是“港人治港”的时代，在陶杰眼中，如今的中环精英们换了身皮，继续领着殖民地时期的高薪，却尽着中国传统“父母官”的责任：“永远把统治的草民当小孩”，永远不“给民众断奶”，同时永远失职，但永不失业。

这便造就了香港这个“快乐”的荒谬社会，因为快乐的代价是愚蠢。神话里，西西弗受诸神惩罚，不断地把巨石推上山顶，而石头因它自身的重量又会滚落下去，他不得不回到山下，把石头重新推上山顶，如此反复。加缪据此断言：西西弗是快乐的，否则他不会欣然重复着这绝望的工作。陶杰则说，香港人大体而言是快乐的，因为“精英治港”的愚昧也在不断重复着西西弗一样的工作：教会大家不要思考，至少不要用大脑思考，教会大家不要投票，至少不适用自己的双手投票，这个道理得月月讲、天天讲。

以小喻大，香港的问题莫不是中国的问题。若论时事的荒谬，如今大陆较香港有过之而无不及，但认识到荒谬的前提是承认存在一个理性的原则和共识，为社会大众所接受并遵循，有如此的对立面，这“荒谬”的概念才算成立。不错，随着“鸡的屁”数字上升，现在我们的快乐较之“早请示，晚请示”的年代多少增加了一点，然而人们心中的荒谬感却并没有比那个年代减少多少，又或者，党疼国爱的我们是否又意识得到这种荒谬呢？就算意识到了，是不是也仅限于“不敢言而敢怒”，甚或在“独夫之心日益骄固”的前提之下，连“敢怒”的胆量也给驯化了呢？

这大概是陶杰对左派缺乏好感的原因。

但追根溯源，陶杰自身亦是出身左派报业世家，其父曹骥云曾将他送入香港左派学校念书，以期其根正苗红，但谁想这位《大公报》掌门人的公子最后不但不“红”，反而选择了“崇洋”，跑到英国念起了英国文学和国际关系，并且这一“崇”就是十余年，等到再返回香港时，他已经是为老牌资本主义广播台——BBC服务多年的资深记者了。从左派报业世家到右翼媒体人，陶杰的经历仿佛验证了奥威尔的那个著名判断：左派右派本是一家人。

是左是右并不打紧，打紧的是，注了水的猪肉，毕竟还是猪肉，掺了假货的民主，总好过压根拒绝民主。以陶杰之学养，够否资格称“香江第一才子”，尚属见仁见智，但这样一位“极崇洋能事”之人能否堂而皇之地做他的“才子”、在报章上拿“特首”开心而相安无事，则见一个社会的包容度

《這個荒謬的快樂年代》

与文明度。

12、下笔可呼风唤雨！

13、政治的也多 不过都是甘愿支持下

14、我承认曾经对他有误解，甚至不喜欢。

但那个前提是我在这儿接受的教育，和环境种种影响

所以，跳出来再听再看，就知道，不喜欢的原因，原来是自己心虚

《這個荒謬的快樂年代》

精彩书评

- 1、三星半。相比陶杰在CUP杂志里的文章，这本集子里的文章算是比较水的。一个话题写成一个系列，难免重复，说说特首，骂骂中环精英，千字小文又完成了。当然，陶杰的书没少读，在英国的日子没少呆，相对于其他的看问题，也可以稍微比常识樊篱稍高一些。如果彻底的嬉笑怒骂，我更欣赏迈克那位可爱的贱人。
- 2、香港著名文化人董桥曾这样评论当今香港两大才子之一的陶杰：“此人下笔可呼风唤雨！”看了这本陶杰的最新力作，董老先生果然眼光老辣，此武林高手果然名不虚传！力透纸背的讽刺和犀利尖锐的抨击，张弛有度的文风和独特的视角，对教育、时局、世情做出了自己最最深切的审判，在这审判的字里行间看出作者对世情的深沉的爱恋！如作者所说“做一个文化的中国人，在这个纷扰的世界，命定是最寂寞的人！”
- 3、今年的英国大选尘埃甫落未定，香港作家陶杰便在大陆的《南风窗》杂志发表专栏，把英国新上台的保守党首相卡梅伦、自民党副首相克雷格以及谢幕的工党前首相布朗比喻为1949年前后的毛泽东、张澜和蒋介石。在陶杰的文章里，毛泽东与卡梅伦二人都是以新代旧、声名日隆，张澜和克雷格均是审时度势、伺机站队，至于布朗与蒋介石，都曾有过位极人臣的辉煌却终不免将大好的党国江山拱手送人，所谓“冠盖满京华，斯人独憔悴”，这二位恐怕也只能晚年在安乐椅上回味一下“振兴工党”或者“反攻大陆”的春秋大梦了。这软中带刺的幽默却在文章的临末异峰突起，陶杰写道：“布朗‘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到底是绅士，他不是流氓，权力交替之间并无血腥暴力。难怪英国到今天，国力再萎缩，其政治道德仍垂范于世。”言下之意是说，有些搞政治的人偏偏就不是绅士、有些甚至是流氓、有些政权的交替充满血腥和暴力。话中既损了蒋介石，又顺带攻击了伟大的党一把。虽然言辞间的巧妙伪装可谓羚羊挂角，但陶杰下笔蕴藏的力道，在某些人眼里，仍堪称“其心可诛”。或许，这足以解释为何写书无算的陶杰至今在大陆只出版过作品集结薄薄一册。众所周知，陶杰可谓连打个喷嚏也满地掉字的“藻鉴之人”（man of letters），写作往往信笔由缰、笑骂成文，若身在大陆，日久必定“闯祸”。实际上，被人调侃为“一日不抽水（打嘴仗），一日不吃饭”的陶杰多年来一直“闯货”不断，远的不说，2009年陶杰在一篇英语文章中戏称菲律宾为“仆人的国家”，便激起菲律宾人不满，陶杰的名字亦被菲律宾政府列入拒绝入境的黑名单。设若此文发表在大陆官方的China Daily，当真是闹出国际玩笑了。但要说陶杰文章的“祸”，其实最多还是“闯”在了香港。香港，这个只求三分钟热度、不求深度的城市，对于陶杰这位生于斯长于斯的人来说，实在倾注了太多感情，有太多“抽水”的空间。他的文章结集《这个荒谬的快乐年代》，便是这份感情的凝结，其话语间的讥刺，当作恨铁不成钢之解。“特首这份工难打”，陶杰劈头就是一句。何故“难打”？只因要双向负责：既对北京的中央负责，又对香港中环的小圈子负责，夹在二者中间，难以做人。97大限之时所谓的港人治港在陶杰眼中早就变成了“中环精英治港”。然而，这些中环精英们，得了殖民政府遗留下来的好处，多少年来习惯了养尊处优，“宴会饭局，不是镛记贵宾餐厅碰头，就是马会厢房遇上，越是身娇肉贵，脸皮越是嫩薄”，眼里生怕盯丢了，不是中南海大员的秘书，就是省委书记的侄女”，总希望“背靠祖国”蹭点好处，自身的胆量和气格还未上战场就先泻掉大半。于是，想学西式民主却又只得其形而不得其神，空给人留下一个“很孬”的印象。“孬”的公务员队伍，必然有一套“孬”的政治文化与之配套。回归十三年来，“普选”呼声不绝于耳，英式宪政被人们奉为无可超越的最佳体制。但是，历年来投票人数最多的时候也只是一百七十多万，不及已登记选民的一半，对于香港这个受英国政治文明影响百年、公民意识强烈的地区来说，这样的政治冷漠“其可怪也欤”！说怪其实也不怪。港英政府百年殖民统治，一朝“回归”，心态和自我定位难以调试得当，即使过了十多年，最高行政长官说话仍带有殖民地时期港督的味道：“我和香港市民亦深深感受到中央对香港的信任”，言语间战战兢兢、恨不得“感谢国家”，却又似卸任港督正在受英国女王册封。但毕竟是“港人治港”的时代，在陶杰眼中，如今的中环精英们换了身皮，继续领着殖民地时期的高薪，却尽着中国传统“父母官”的责任：“永远把统治的草民当小孩”，永远不“给民众断奶”，同时永远失职，但永不失业。这便造就了香港这个“快乐”的荒谬社会，因为快乐的代价是愚蠢。神话里，西西弗受诸神惩罚，不断地把巨石推上山顶，而石头因它自身的重量又会滚落下去，他不得不回到山下，把石头重新推上山顶，如此反复。加缪据此断言：西西弗是快乐的，否则他不会欣然重复着这绝望的工作。陶杰则说，香港人大体而言是快乐的，因为“精英治港”的愚昧也在不断重复着西西弗一样的工作：教会大家不要思考，至少不要用大脑思考，教会大家不要投票，至少不适用自己的双

《這個荒謬的快樂年代》

手投票，这个道理得月月讲、天天讲。以小喻大，香港的问题莫不是中国的问题。若论时事的荒谬，如今大陆较香港有过之而无不及，但认识到荒谬的前提是承认存在一个理性的原则和共识，为社会大众所接受并遵循，有如此的对立面，这“荒谬”的概念才算成立。不错，随着“鸡的屁”数字上升，现在我们的快乐较之“早请示，晚请示”的年代多少增加了一点，然而人们心中的荒谬感却并没有比那个年代减少多少，又或者，党疼国爱的我们是否又意识得到这种荒谬呢？就算意识到了，是不是也仅限于“不敢言而敢怒”，甚或在“独夫之心日益骄固”的前提之下，连“敢怒”的胆量也给驯化了呢？这大概是陶杰对左派缺乏好感的原因。但追根溯源，陶杰自身亦是出身左派报业世家，其父曹骥云曾将他送入香港左派学校念书，以期其根正苗红，但谁想这位《大公报》掌门人的公子最后不但不“红”，反而选择了“崇洋”，跑到英国念起了英国文学和国际关系，并且这一“崇”就是十余年，等到再返回香港时，他已经是为老牌资本主义广播台——BBC服务多年的资深记者了。从左派报业世家到右翼媒体人，陶杰的经历仿佛验证了奥威尔的那个著名判断：左派右派本是一家人。是左是右并不打紧，打紧的是，注了水的猪肉，毕竟还是猪肉，掺了假货的民主，总好过压根拒绝民主。以陶杰之学养，够否资格称“香江第一才子”，尚属见仁见智，但这样一位“极崇洋能事”之人能否堂而皇之地做他的“才子”、在报章上拿“特首”开心而相安无事，则见一个社会的包容度与文明度。

4、我承认曾经对他有误解，甚至不喜欢。但那个前提是我在这儿接受的教育，和环境种种影响所以，跳出来再听再看，就知道，不喜欢的原因，原来是自己心虚

《這個荒謬的快樂年代》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111.com